

第二辑



瞻顾文丛

准『五讲三嘘集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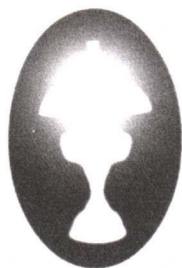
袁良骏 著



袁良骏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第二辑



瞻顾文丛

准『五讲』 噓集

袁良骏 著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准“五讲三嘘集”/袁良骏著. 福州: 福建人民出版社,
2001. 9

(瞻顾文丛/何满子主编)

ISBN 7-211-03963-9

I. 准... II. 袁...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44661 号

瞻顾文丛

准“五讲三嘘集”

ZHUN “WUJIANG SANXU JI”

袁良骏 著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: 350001)

福建省地质印刷厂印刷

(福州市塔头路 2 号 邮编: 350011)

开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11.125 印张 4 插页 234 千字

2001 年 9 月第 1 版

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3000

ISBN 7-211-03963-9

I·94 定价: 20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。



何满子

主催者语

■ 瞻顾文丛 ▲

筹划本文丛时，出版社的编辑曾要我担任主编，我不敢当。“不敢当”并非佯作谦虚状的公关语言。我是个老脑筋，如果尸“主编”之名而不实干，那很无谓。要实干，那我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，且不说能力。十多年前我曾当过一次上海辞书出版社《青年文学手册》的主编之一，经手的文稿从头至尾逐字细读不说，还得提意见、动手删改乃至整个条目改写，没人写的要自己增写，那苦头至今难忘。当然，加盟本文丛的作家，除我之外都是一时人选，用不着而且我也没有本事提意见，乃至妄加是正，可是光通读一遍，我也吃不消。空担名义，又何苦来！

当今出书，通行“策划”之名，我一想也不宜仿效。我能策划谁，谁又能听我的策划？而且，一提“策划”，还令人想起“策划于密室”这句不祥的话，有点小小的余悸。因此，我就提出，我可当“主催”。

“主催”一词是日本传入的，犹言组织人、发起人、召集人。三四十年代常用，近年来少见，以至一个年轻朋友曾为此而向我质难，以为是我杜撰，逼得我专撰一文以应。本文丛的作家多数是熟人，我的确又函又电，主过催；有的如于光远、严秀两位，我还苦苦哀求过，算是尽了主催之责的。

文丛的命名我曾征询过作家们的意见。邵燕祥曾提议以

准「五讲三耻集」

▼ 瞻顾文丛

1



“长春藤丛书”为名，考虑到有几位作家还很年轻，不全是老头，放弃了。于是由主催人定了“瞻顾文丛”这一不抢眼的平实的名称，文丛同人均无异议。

任何重要时刻和重大事件都该有认真的前瞻和回顾，在世纪和千年的门槛上，瞻望前途和回顾历史尤有其除旧布新的现实和观念上的郑重性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名言：“不了解昨天和今天，就不能预知明天。”回顾过去、反思历史才能保证理性的前瞻，才能避免在空洞的“向前看”的口号下屡屡为纠缠人的历史所困扰，也是面对现实的最佳选择。

加盟本文丛的作家长期以来都是本着良知、秉持公心地向社会执言者，他们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的言谈多年来有广泛的影响。他们和曲学阿世者辈不相为谋，依我看，可以若干地代表社会、民族、人类的良心。在世纪和千年的门槛上，他们对历史的反思，对现实的指陈和对未来的期望必将给读者提供独特的启示，更不说赏聆他们论辩中的优美谈吐的愉快。

各种丛书都有大致相同或近似的体例，但本丛书则完全是开放式的，自由不拘。至于各位作家的文风各异，那更不在话下。

主催人谨向加盟的各位作家致感谢之忱，并代表文丛的作家向读者致新世纪、新千年的祝贺。



自序

“五讲三嘘集”是鲁迅先生生前想编的杂文集，是有意和《南腔北调集》配对儿的。可惜，集子没有编成，他便不幸去世，这未尝不是一件文坛憾事。不忍心看着这个大好书名泯灭不存，我斗胆将它“偷”来，作为我自己这本杂文随笔集的名字。但毕竟不敢太过放肆，冠一“准”字，以示区别。有踵武前贤之意而无相应的德、才、识、文，这是要请读者诸君鉴谅的。

“五讲”是哪“五讲”，“三嘘”是哪“三嘘”，“讲”得如何，“嘘”得怎样，现在一概不管了，这里搞一点“抽象继承”，要的就是“五讲三嘘”这个名字。至于拙著中哪几篇是“准五讲”，哪几篇是“准三嘘”，也一概不管，生拉硬扯也罢，不自量力也好，就是要“五讲三嘘”这个名字。这颇有点为“五讲三嘘”而“五讲三嘘”的味道，难免贻笑于大方之家。然而，还是不管它，一口咬定，就是《准“五讲三嘘集”》了。

本书共分三辑，共收文章七十篇。第一辑“文坛边鼓”，收文二十六篇；第二辑“笑看金庸”，收文十四篇；第三辑“书生论‘剑’”，收文三十篇。鲁迅的杂文集皆按年月编排，向不分“辑”，时间线索一目了然。一分“辑”，时间顺序便打乱了。但“有一弊必有一利”，每“辑”中文章内容集中，便于查找，也自仅有按时间先后的不及之处。于是，大胆变通之，此亦“准”之所以为“准”欤？

关于这七十篇文章的深浅优劣，我自己无需绕舌，读者自



有褒贬。这里要说的是一点题外的(因此很可能是多余的)话。

我在北大中文系时教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方面的课程，调入文研所后先后分在鲁迅研究室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室。所谓“现代”，只是指“五四”新文学发端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即1919~1949年。1949年之后的，即归入“当代文学”的范畴，不在我们“现代”的研究范围之内了。关于这个划分的不科学，早已有人写了文章，作了论证，可谓言之凿凿。然而这牵涉“体制改革”的大问题，至今未有任何变动。因此，有识之士早已“上蹿下跳”，突破那个三十年的“现代”樊笼，或在“近代”，或在“当代”，或将近、现、当代贯通一气大展宏图了。我既无这个才具，也无这个野心，对近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很少置喙。但很少不等于没有，逼极了，逼“疯”了，有时也难免发表一点关于当代文学的谬见。像《“奇迹”浩然面面观》、《王朔的知识分子观》、《舒芜先生的“背叛”与祝勇先生的“辩解”》以及《文学低俗化的潮流和对鲁迅文学精神的呼唤》等文，便是这样被“逼”出来的。一些看似纯“现代”的题目，如《鲁迅和新儒学的历史碰撞》、《周作人研究的三口陷阱》、《回眸“健康”与“尊严”》、《我所认识的丁玲》等，也都染上了明显的“当代性”。然而，总的说来，我毕竟是当代文坛的门外汉，我充其量只是在门外敲几声“边鼓”而已。第一辑题为“文坛边鼓”，实在是再恰当不过的。



不错，第一辑中还有七八篇谈论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文章，从年限上说，它们应属“当代”。然而，由于它们在整个华文文学中的特殊性，这些文章恐怕连“文坛边鼓”也够不上了。好在不必以词害义，就把它归在“文坛边鼓”中。

其实，第二辑的十四篇文章，也都属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范畴，理应也归在“文坛边鼓”中。但金庸评价毕竟带有极大的特殊性，也是争论较多的一个热点话题，还是单独出来为好，也免得第一辑太过庞杂。“笑看金庸”这个辑名，纯粹套的金庸先生的大作《笑傲江湖》。之所以要“笑看”，也有两点实质性的原因：①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是一种低档次的娱乐消遣品，拿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的话说即为“成人的童话”。看这样的小说无非想开心一笑。“笑看金庸”，此之谓也。②是对近年来学界某些人士随心所欲地抬高金庸、吹捧金庸的一种反拨。您越要“仰视”，越要吹捧，我便越要“笑看”，越要捅破了。当然，“笑看”和“仰视”都是视角之一种，短时间内难分输赢。去年到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讲学，才发现香港对金庸还有另一种视角，那便是把金庸武侠小说彻头彻尾地泛政治化，从而给以完全庸俗社会学的解释，牵强附会，妄作解人。为此，我写了《金庸研究的两极》和《不宜把金庸小说泛政治化》二文，作为对这种“庸俗社会学金庸研究”的回答。香港学界有不少知音，他们对吹捧式金庸研究和庸俗社会学式金庸研究



都深为反感。梁羽生、金庸新武侠小说的策动者、原《新晚报》总编罗孚先生说得好：“我不薄金庸，但我薄奉金庸为革命文学家的革命文学批评家。”（《我看金庸》，收入《香港的学与文》，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初版）那种庸俗社会学的批评也根本没有市场。但愿我的《笑看金庸》问世后，引起更多的争论，一些不良视角也有以校正。

第三辑“书生论‘剑’”的三十篇文章都是杂文，有对环境保护而发的（如《南方的死鱼群和北方的沙尘暴》），有对乡镇苛政而发的（如《父母官，请读〈苛政猛于虎〉》），有对“官本位”而发的（如《抵制“官尘暴”对学术的侵害》），也有对“台独”和日本侵华合理理论而发的（如《吕秀莲和石原慎太郎》），颇有点“处士横议”的味道。但我毕竟是一介书生，“剑”术非我所长，所论之处也许隔靴搔痒，不中肯綮。但所以无法已于言，皆因言为心声，不吐不快。至于它们将为“一箭之入大海”，那就不去管它了。鲁迅式杂文代表着社会的良知，时代的良心，这是永远使我心仪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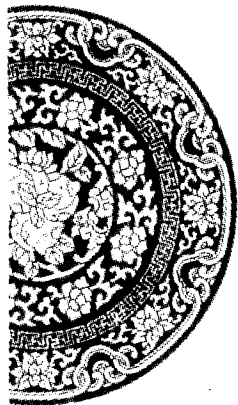
感谢福建人民出版社和责任编辑陶璐、薛剑秋同志，也感谢丛书“主催”何满子先生，没有他们的盛情和催促，这本《准“五讲三嘘集”》是不可能面世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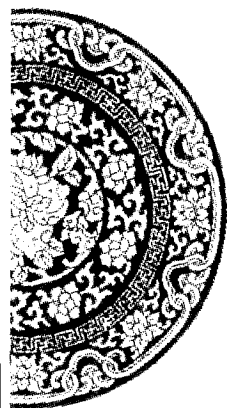
目录

瞻顾文丛

▲准五讲三集

- 3 我的鲁迅缘
- 15 关于鲁迅和鲁迅研究
(1999年4月12日对深圳市部分中学教师的讲演)
- 19 文学低俗化潮流和对鲁迅文学精神的呼唤
- 32 一个香港作家的鲁迅论
——关于舒巷城《浅谈鲁迅小说的艺术》
附录 舒巷城《浅谈鲁迅小说的艺术》
- 39 钟敬文先生的鲁迅情结
- 43 鲁迅和现代新儒学的历史碰撞
- 53 周作人研究的三口陷阱
- 60 世纪学人杨晦
- 64 回眸“健康”与“尊严”
- 67 舒芜先生的“背叛”与祝勇先生的辩解
- 74 历史感与道德感
- 76 我所认识的丁玲
- 89 “奇迹”浩然面面观
- 96 王朔的知识分子观
- 110 《太阳部落》的艺术风格与追求
- 114 谈“五四”文学中的爱情描写





目录

瞻顾文丛 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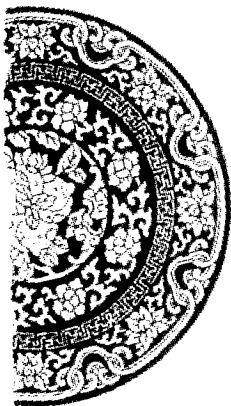
▲ 准 五讲三集

2

- 120 文学追星族的悲哀
125 “20 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”指瑕
128 徐訏晚年二三事
132 刘以鬯的《天堂与地狱》
137 再谈《秧歌》
144 石泓女士和她的《维多利亚海的迷雾》
147 小说家的散文杰构
——序於梨华散文集《别西冷庄园》
155 《白先勇论》新华版前言
159 关于《香港小说史》的写作
164 新世纪、新格局、新发展、新辉煌
——21 世纪华文文学前瞻

笑看金庸

- 173 与彦火兄论金庸书
182 从《书剑恩仇录》说开去
187 《铸剑》、《断魂枪》都是武侠小说吗？
——向严家炎先生请教
195 鲁迅与武侠三题
——与严家炎先生商榷
202 鲁迅为何反对“三国气”和“水浒气”
205 “评点金庸”话短长
209 金庸研究的两极
212 不宜把金庸小说泛政治化
——与洪清田先生商榷



目录

瞻顾文丛 ▲

▲ 淮 五讲三醒集 L

- 217 聊答孙绍振先生
附录 孙绍振《从“低俗”到“高雅”的历史进程》
——从对金庸的评价分歧谈起
- 223 温瑞安“狂妄”的背后
- 228 雅俗共赏 和而不同
- 236 何为“俗文学”
——也谈“高雅与低俗”
附录 黄建《高雅与低俗》
- 240 三说雅俗
——以琼瑶为例
- 244 文学三“俗”
书生论“剑”
- 253 南方的死鱼群和北方的“沙尘暴”
- 255 “中国人的生命圈”
- 257 “四个万”是闹剧还是悲剧？
- 260 “父母官”，请读《苛政猛于虎》
- 263 杂议“父母官”
- 266 “家庭装修”杂话
- 269 道德面前人人平等
- 273 “新孝道”解
- 275 谈“为人”，不宜拿周作人做榜样
- 277 不必偏袒余秋雨
- 281 作家的人性美



目录

瞻顾文丛 ▲

▲ 准 五讲三耻集

- 285 慎用批评伤害批评者
- 287 对不住李先生的一桩往事
- 290 文学研究的历史感
- 294 漫话“酷评”
- 296 学风杂谈
- 300 抵制“官尘暴”对学术的侵害
- 304 天才·庸才·狗才·杀才及其他
- 309 贵有鲁迅风
- 312 不要数典忘祖
- 315 “秕谷养不壮青年”
- 318 “幸”抑“不幸”
- 320 呜呼，秀发！
- 323 谨防假冒“未来学”
- 327 关于“性别”和“配偶”的忧虑
- 330 知识分子两种人生观、价值观
- 335 迷信的外壳与平凡的哲理
——从东岳庙说到《太上感应篇》
- 339 警惕学术“麦当劳”
——与《北京日报》记者孙毅的元旦对话
- 341 吕秀莲与石原慎太郎
- 343 月是故乡明
——温哥华华人文学研讨会侧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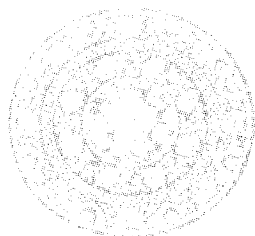
文坛边鼓

瞻顾文丛 ▲

▲ 准「五讲三耻」集

瞻顾文丛 ▲

▲ 准「五讲三耻」集



我的鲁迅缘

一个人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，存在很多的偶然性。有些人物传记，往往根据传主后来的道路和贡献，渲染、夸张其少年甚至幼儿时代的蛛丝马迹，从而制造一个“从小便如何如何”的印象。这些印象，大抵是靠不住的。鲁迅说得好：“即使天才，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一样，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。”（《坟·未有天才之前》）“天才”尚且如此，何况我们凡人？比如我走上热爱鲁迅、崇敬鲁迅、学习鲁迅、研究鲁迅的道路，虽然不能说纯属偶然，但也很难说是历史必然；至少，盲目性是很大的。

我出生在鲁西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父母都是文盲。他们根本不知鲁迅为何人，自然不会施我以热爱鲁迅的启蒙教育。小学时，学的是孔融让梨、岳飞抗金之类的历史故事和“白杨树，哗啦啦”之类的民歌童谣，哪有什么鲁迅？升入初中，开始接触鲁迅，最早学的是《风筝》、《立论》、《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》、《孔乙己》和《故乡》。这几篇作品，除《故乡》外，都很短小，照理说，对一个懵懵懂懂的初中生，难以产生太大的影响。然而，事实上却不然，它们的的确确震撼了我小小的心灵。这大概要归功于语文老师王薇亭先生的生动讲解和循循善诱。这几篇作品，真被王老师讲活了。“偷书不算偷”却被打断了腿的孔乙己、闰土和“豆腐西施”杨二嫂、水生和宏儿以及“傻子”和“奴才”，在王



老师绘声绘色的讲解下，一个个都活灵活现在眼前，引
得我们时而悲哀，时而欢笑，时而遐想。特别在讲《立论》
时，王老师简直是现身说法，他“从眼镜圈外射出眼光来”，
看着我们，铿锵有力地朗诵着课文。“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
……”，“这孩子将来要做官的……”，“这孩子将来是要死
的”，“这孩子呵！您瞧！多么……阿唷！哈哈！……”。四
种“立论”，四种声口，四种情态，王老师好像在说单口相
声，课堂里充满了一阵稚气的欢笑。然而，王老师却一丝
笑容也没有，他要大家好好想一想：为什么“说谎的得好
报，说必然的遭打”呢？转眼间，他又单刀直入问我们：
“如果遇到这种情况，你是准备说谎还是准备‘遭打’呢？”
一位同学脱口而出：“我不说谎也不遭打。”又是一阵哄堂
大笑。王老师笑着对他说：“那你只能学习圆滑了。同学
们，你们愿意不愿意圆滑？”“不！”反对的声浪几乎把房顶
冲塌了。

这就是鲁迅，这就是我幼小心灵中的鲁迅。当时，我就
读的中学还叫“平原省菏泽一中”，后来平原省撤销，才改
成了“山东省菏泽一中”。菏泽，就是曹州，也就是唐朝
“黄巢起义”的地方，是山东省的西南角，紧挨着河南省，
相当闭塞、落后，但民风却十分忠厚朴实。城中心叫“大隅
首”，有一家小小的新华书店。一天，我在里面看到了一本
竖排的《三闲集》，著者“鲁迅”。眼睛一亮，立时想到了
《立论》，想到了孔乙己，想到了学过的那几篇鲁迅作品。我
几乎毫不犹豫地掏出了父亲刚给寄来的零用钱，买了一本。
回到宿舍便看了起来。但是，哪里看得懂？只记得大钟楼上
的老鼠真多，别的就毫无印象了。然而，这本看不懂的《三